

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真爲豫章內史遂於
其書而施行焉按顏之推嘗曰北人名字不分合
齊書往往如此然未有舉其字之一字者當時笑
必爾東樹按前疏引史記孔子云云亦皆
自是冲魚伯魚生鄭冲者晉書傳云冲與
函也

授鷄堂筆記三

清代学术笔记从刊

徐德明 吴平 主編

學苑出版社

徐德明
吴平 主编

清代学术笔记丛刊

54

學苑出版社

蒋光煦
撰

东湖丛记

六卷

蒋光煦（1813-1860），字生沐，号放庵居士，浙江海宁人。诸生。居硖石。精鉴赏，藏书四五万卷，宋元精本颇多。校刻《别下斋丛书》。有《东湖杂记》、《花事草堂诗稿》等。

《东湖丛记》六卷，多录昔人文字，共计一百六十一条，加以考证，不乏精当之见。如卷一记硖石《紫薇山广福院柱础题字》条，据考当初建于唐朝，现存建筑多为宋代，殿外大钟有「本镇税课」四字，知为宋代所铸。又《礼乐书序》条，记《元四家集》虞集为最富，借脱此文，作者全文钞补，实虞集之功臣也。又《虢叔大林钟释文》条，不仅手录阮元原文，还加以个人考证，可资参考。又《诗经讲集说》、《续復古编》、《金史板刻说》诸条，叙说详备。又《田仇墓志》条，录田氏墓志两通，加以考证，辨明地名，很有价值。卷二《续经义考》（为仁和廉廷芳所撰）、《补经义考》（为嘉定钱东垣所撰），或录案语，或记凡例，可补资料之缺。卷三《分类补注李太白集》条（评洪颐煊《读书丛录》有关评语）、《也是园书目》条（录钱曾序）。又《周西岳华山神庙碑》、《周无专鼎释文》、《周颂壶》，录铭文，间加考证，有参考价值。又《素师圣母帖》，附释文，可资参考。卷四《卢氏补金艺文志说》，评卢文弨优劣。卷四《松桂堂帖》条，所记《松桂堂帖》世人罕见，帖后附录米芾《相义录》更是难得的书法珍品。《曹真碑》条，记道光二十三年（1843）西安出土之魏《曹真碑》，可补史阙。《文公家礼》条，记所购元刻《纂图集注家礼》十卷，卷首有朱熹亲笔自序，较之明代翻刻本，其仪节详略，率多異同，图式亦不合，朱序亦多失真。为学术界长期争议的《家礼》作者是否为朱熹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卷五《东阳兰亭》、《学古录后跋》、《韵会举要》、《酉阳杂俎》、《元本李善注文选跋》、《元本春秋左传句读直解跋》、《精华录》诸条，详记罕见善本，对于目录版本学之研究有参考价值。卷六《渔洋山人佚诗》条，录佚诗七首，可供研究者参考。偶有缺憾，如限于条件，未见足本者，如卷一《九域志》，作者所见为残本。

有咸丰六年（1856）别下斋刊本，光绪九年（1883）缪氏刊本（汇入《云自在龕丛书》第三集），《续修四库全书》本。

此次影印用光绪九年缪氏刊本。

東湖叢書
新刊

雲自在龕刻

光緒九年六月

王懿榮署

雲自在龕叢書二集目

東湖叢記六卷

效顰集一卷

萬善花室文集六卷續一卷

齊雲山人文一卷

定海遺愛錄一卷

凡例

一是編多徑錄昔人文字未敢妄加刪易然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其有展轉登載或不無詞句舛錯文義抵牾愧謫陋未能悉訂閱者諒之

一六書四體初未講求此中金石諸條亦就傳錄者依樣葫蘆略存形似恐有筆畫闕誤貽笑方家不見鄙夷爲之教正實所致幸

一所登載近人著述槩以沒世爲限至現存者所蒙投贈不乏佳篇惟與體例不符故從割愛俱不闌入

一記中各種或假自知交得資眼福或剽從估販無力購求卽有一二舊藏近已雲烟過眼倘按圖索駿無以應求幸

東記

目例

勿見責

目錄

卷一 一十六則

卷二 二十二則

卷三 一十八則

卷四 二十三則

卷五 二十三則

卷六 三十九則

東湖叢記小引

僻處海隅屏居家街足跡所至不出吳地見聞寡陋良足深慚惟破籍斷碑性所癖嗜累月窮年遂有所積隨得隨鈔初無義例叢零掎拾自備遺忘藏諸篋衍匪以問世云爾咸豐六年丙辰七月放庵居士蔣光煦識於商舫周鼎秦鏡漢甕之齋

東記

引

海昌蔣光煦生沐

紫微山廣福院柱礎題字

余家峽石在東西兩山之間西山卽紫微山也上有廣福禪院舊志謂唐宋坦捨宅所建有辨親大師者宋仁宗天禧間賜紫今西廡之佛龕相傳其塑像也院有柱礎作覆蓮花形余屢游其處見礎上隱隱有字跡亟洗刷拓之其西南一礎刻天聖乙丑歲建造弟子施承下一字捨礫一口東南一礎刻弟子范德行有若良字者西北一礎刻弟子張彥輝捨礫一口東北一礎刻弟子張承皓捨礫一口兩礎爲佛座所壓不能全拓藉知修造在天聖間至今未嘗易故址也志又

東記一

言殿外有鐘委地唐時物也今諦審之鑄字幾滿並剝蝕不可辨尚有首行本鎮稅課四字可識案峽石酒稅南宋初歸殿帥楊和王此稱稅課云云當是宋時所鑄其非唐物明矣道光壬辰吳江楊龍石解嘗至鐘畔審眎云有大業二字喜以語余今徧覓內外不可得豈二十餘年之間遂又磨滅耶書以俟後來者覆審之翁小海鑑云古人功德銘象多有太業字卽善業之意不必定是年號也

禮樂書序

元四家集虞文靖爲最富然遺篇逸什亦往往有之禮樂書序其一也揜類稿及學古錄皆無之文云自古帝王之爲治禮樂其具也政刑所以輔其成者歟仲尼之言爲邦夏時也樂輅也周冕也韶舞也放鄭遠佞其政刑之所以行歟故先

儒之言曰有闢離騷趾之化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周官之法度政刑也闢離騷趾之意其禮樂之本歟秦漢而下有天下者於禮樂乎何有而所謂政刑者豈必出於天理人心之中正者哉是以昔人深歎乎百世之無善治也我皇元太祖皇帝受天命以興列祖繼作至於世祖皇帝一統天下立朝廷定制以御萬方郊廟社稷之祀享朝廷之會同斟酌前代衣服鼎俎之制金石羽佾之節以奉於天地神祇祖宗以合其宗王臣鄰百官及四方之來賓者駸駸乎禮樂之殷矣然而喪亂既久生息未復舊染之俗未盡變通乃建都縣置守令託之以民社統之以方伯連率聯絡周密治法脩明而又寄耳目於御史之臺分中外爲廿四道稽諸近代置提

東記一

刑按察之官蓋將約其民而使盡協於中者矣後又易提刑爲肅政其意豈不欲刑錯不用率之以正而民無不正焉意禮樂其在是矣問爲東南文物富庶之邦其部署憲踰六十年吏民之所共識者其長貳數有儒臣來居以治教之所以仰體聖心於行事之間者亦莫不盡其思矣今皇上如天之仁覆育寰宇功成治定殷荐崇配固其時乎耳目親切之司豈有內外之間哉去年僉憲前進士趙君承禧宗吉始欲發明其微而推究之乃得故宋太常博士陳祥道所著禮書與其弟陽所進樂書送郡學官刻而傳之方鳩工而趙君移節浙右於是經歷前進士達理惟實可行知事前國學貢士張君汝邁允中相與鑿校而完成之二君與趙君之意所以見

憲府設官之本旨而欲贊成聖治于今日者也乃使郡儒學訓導韋泰訪集於臨川山中而使之敘焉夫禮樂之事大矣三君子之心至矣集何以言之哉切嘗論之歷代之史其所謂禮樂者略可見焉唐開元禮盛矣宋承五季之後禍亂粗息乃勅劉溫叟李昉等損益開元之書為開寶通禮嘉祐治平間姚闢蘇洵修太常檢討以成而陸佃張璪之所定也議者以為簡繁失中又或以為雜出眾手其論蓋未定也而陳氏之言曰考六藝百家之文以究先王禮樂之迹辨形名度數之制發仁義道德之蘊凡廿年而後成可謂勤矣進書在元祐更改之初其有待而發者歟或曰陳氏之為書因辟崇義之圖辨疑補闕采繪尤精書存繪本不甚傳於世為可

東記一

三

惜也方是時濂洛關西諸君子之言具在學者得其說而有考於陳氏之書則道器精粗兼備矣若夫樂之為說尤有感於陳氏之言焉其曰中則和過則淫斯言也先王復興不可易也宮商角徵羽五聲之正也角之於徵羽之於宮其間音節既遠故上下之間有變宮變徵之設二變之終不復可觀是以二變不可無而七均備矣十二律各有宮商角徵羽之調而非二變不足以成自然之理殆不可易是故宋之議樂也急於中聲之求而七均以成調者無所議也舊法以黍定尺以尺定律王朴用縱黍定尺而管之容黍為有餘胡瑗用橫黍定尺而管之容黍為不足且黍之生豐凶大小不可齊也故范鎮之為雅樂亦不可定然則中之不可得而過不及

之差誠有如陳氏之所憂者而陳氏之說獨於二變四清之聲是去者其必有特見矣哉蓋其書見於建中靖國之年時君方自聖以聲為律而身為度二變之外四清之餘不復可理怨思哀怒之交作無以為國而陳氏之說孰與之施行哉此又大可慨者也二書之出學士大夫好古博雅者必將致其問學焉國家有大制作將有徵於諸生二書不虛作而三君之志得矣是為序雍虞集書此序愛日精廬藏書志失載靖公文集有鄉先輩沈澹初先生真機序

九域志

九域志八十卷元朱思本纂集有自序云天地大矣萬國九州之夥五湖四海之廣而山川原隰人物動植毛舉浩繁况

東記一

四

乎郡國州縣自開闢以來其間建置沿革混合瓜分世異代殊不可枚數所以誌疆宇者往往校勘少疎使漏遺彌廣思本切有慨焉因取元和郡縣志以及太平寰宇方輿勝覽天官輿地諸書詳加檢校思欲輯理一書以附諸君子之後又以拙性迂疎天資謫劣恐貽畫虎之譏輟而復作者再矣竊惟我皇元肇運自世祖龍飛漠北定鼎燕南雖為遠金舊都白聖朝混一區寓奠安黎庶為億萬年不拔之鴻基况幽冀之域在禹貢惟九州之首蓋深有合于遠古皇圖之制焉矧歷代以還自嬴秦破九州為郡縣中古之下迄而不改遂使九州之域僅僅徒有其名幾於漫遺湮沒暇日因取羣籍參考異同分條晰理一以禹貢九州為準的乃以州縣屬府

屬都省以都省分隸九州焉九州既分然後繫以星躔畫爲疆宇并系前代帝王之建置寇盜之僭竊悉爲詳載使開卷者於千百年區宇混合瓜分者瞭然如睹諸書成凡得八十卷題曰九域志云時皇元大德元年長至日沛國朱思本識案錢竹汀宮詹大昕補元史藝文志朱思本與地圖二卷阮文達公研經室外集朱思本貞齋詩文稿二卷云思本成輿地圖一書文稿內有輿地圖自序一篇可證孫淵如觀察星行祠堂書目有明羅洪先增補朱思本廣輿圖獨九域志不見于各家書目余所藏者殘本八卷不知世間尚有全書否

統叔大林鐘釋文

儀徵阮文達公云此周統叔大林鐘也鐘之大從來無及此者考工記鐘以兩樂之銑爲十以起度今以工部營造尺度之銑長一尺三寸五分卽命此數爲十以之度銑得十之八

東記一

五

與考工合以之度甬得十之五與考工不合其兩舞間兩銑間本橢圓今拓本無從度取銑之中有銘四行四十字左銑有銘六行四十五字鉦左右篆帶各二帶間無乳鼓隧間爲蚪文按國語周景王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諫謂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解其繼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先王之制鐘重不過石今王作鐘聽之不及比之不度細抑大陵不容于耳云云韋昭注謂大林爲無射之覆無射陽聲之細者大林陰聲之大者考口鐘之銑已逾周尺二尺之外古權約三當今一百廿斤爲石石約當今四十斤今此鐘極大實在四十斤外矣此銘文有曰用作皇考惠叔大琴和鐘大蔡卽大林蓋先周景王爲之者林下加令正是令字林令古

東記一

六

同韻加入且足以省鐘兩相覆之形此古人作字肖形肖聲之妙韋昭之注益可證矣卽惠字之省文統叔之父諡也南仲嬭氏諸鼎多有之而或釋鼎文爲專字誤矣入字似久字然宰辟父敦命乃乃字形正同此其他鐘鼎文此類甚多而或讀爲故或讀爲及皆不能通其義讀爲乃則通矣得字乃邦字反文分邑之口加于丰上耳畢乃稽字說文作誦齊侯鐘作領從旨也此作从米也米卽說文所謂木上曲糲字正從此矣與下對字形相合詩曰帝作邦作對毛傳對配也義讀爲儀古義音如儀周禮注故書儀作義漢書鄒陽傳亦書邾儀父爲義矣魯大也敘也故函旅廬等字皆與之同韻相假向來釋鐘鼎文者或以爲敘或以爲廢皆非是嚴卽儼異卽翼省文也詩口有儼有翼十口在二三爲上下以畫之長短口之鐘鐘越越言鐘聲鐘鼎款識口許子鐘銘曰鐘錚越越凡所見此其類也陵字卽降字下也當右轉書者誤左耳餘字習見者不具論此鐘銘辭爾雅篆體朗鬯墓考既畢忘說竟曰益都段赤亭徵君松苓云左氏傳謂統仲統叔王季之穆爲父王卿士是二統惟商季爲最顯古器物銘所載統叔作尊兩考古圖所載統叔作叔殷兩博古圖所載統叔彝及此鐘篆法之古並同殆亦一時所造號言元國叔言其字古人五十以伯仲故也薛尚功謂統言元姓叔言其序者誤曰作大琴和鐘蓋鐘樂器之大者樂所以示其餘而銘之所載敘越越又以形容其和之德故曰餘鐘惟遲父

鐘作和萬箭字與此答字略同而鐘冊款識釋作夾字迄无確證則林字近是僂師武虛谷大令他云鐘銘皇考惠叔大蔡和鐘蔡與林同周景王鑄無射爲之大林是也當景王時號亡已久不宜復有號叔爲之效尤蓋其後續封也唐書宰相世系表西虢地在虞郭之間平王東遷奪號叔之地與鄭武公楚莊王起陸渾之師責王滅號於是平王求號叔裔孫序封於陽曲是爲郭公表文多舛要亦有所據依然則此言序封與予所證符楚簡王十四年越既滅邾及頃襄王十八年復有鄒費邾邳春秋時小諸侯絕而重封類如此者不可僕數也叔初封於號子孫因之世世稱叔樊仲山甫後有樊仲皮亦襲樊仲晉之智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故予於此銘

東記一

七

亦以此夾之銘爲何君夢華藏本詢其所自云得之口司馬建甫

間號叔旅曰不顯皇考惠叔

穆秉元明德御于乃邦

案積古齋釋作穆

手積古齋釋作威儀爲御于天子邁

威儀爲御于天子邁

右號多錫旅休對天

子魯休錫積古齋釋作用作積古齋下有朕字初拓皇

考惠叔大蔡和鐘

皇考儼在上翼在下

銘積古齋釋作越積古齋釋作降旅多福旅其

萬年子孫永寶用享已上從阮文達公手蹟錄

號叔大林鐘釋文二

吾邑陳受奎孝廉均客馬秋藥太常履泰陝西學使幕得此鐘于西安市肆後歸汀州伊墨卿太守秉綬今在武林瞿氏阮文達公題其拓本云此鐘新在關中出土受奎年兄獲之以示余乃號叔大蔡鐘也與余所藏號叔大蔡鐘無一字少異洵是同時一國之器特此重今稱五十斤余鐘重六十餘爲少大耳左方畫鳧余鐘所無鐘之有畫鳧者余于王復齋舊宋拓本中見有一與此無異此中銘字有爲青綠所掩者校以余鐘可讀也平湖朱椒堂漕帥爲粥云號叔大林鐘爲卿曾考釋之載入積古款識矣此鐘爲受奎先生所得銘文

東記一

八

與阮雲臺師所藏鐘無異惟鳧形彼鐘所無考工記鳧氏賈疏謂族有世業以氏名官此鐘以鳧爲銘則作鐘者爲鳧氏常亦如草萊之以官爲氏非以氏名官也鳧爲水鳥入水常浮豈鳧氏爲聲聲貴清揚作鐘者遂以鳧爲氏與敢質諸大雅大興翁宜泉比部樹培云薛氏鐘鼎款識述父鐘釋作蔡卽此鐘錄上一字也御于乃辟是辟字非邦鉅問第三行首一字是屯非手下一字是亡非亡積古齋鐘鼎款識所載宗周鐘有云亡號可證穆秉元明德穆下有二字連父鐘曰穆二不顯龍光盥和鐘曰穆二師秉明德可證也甘泉江鄭堂云號叔旋曰不顯皇考惠叔穆秉元明德御于乃邦頓手蔣已种旅敢啟帥井皇考威義口御于天子邁天子大林和鐘

卽無射之覆作無射爲大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鐘說見國語注無射乾之上九林鐘坤之初六上九位高聲細初六位下聲大無射之聲爲大林之聲所抑是以細抑大陵不容於耳然則大林鐘其聲乖於律度必無和理而名之曰和鐘者蓋無射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林鐘律長六寸先以無射之律爲本又加以林鐘之律此賈侍中之所謂覆也藩以爲和當讀作和較之和用無射林鐘二律之和數以鑄此大林鐘也鼓間花紋刻作雙鳧寓鳧氏爲聲之意耳

明文衡

明文衡九十八卷其九十九及一百兩卷則補缺也正德庚

東記一

九

午刊本首有程敏政自序文見集中目錄後有跋云右皇明文衡目錄二卷乃先師族叔學士篁墩先生之所選定而會采錄以類次之者也宏治己未先生卒于京邸其孤錦衣千兵孺扶櫬南還暇日相與檢閱弊藁是卷在焉曾手錄出妄欲以卒先生之業但所居休甯山中非通衢於諸家之集未易卒致而先生遺書尙留京邸無從檢錄自辛酉抵丁卯凡三入試金陵其於國初以來諸家之集博詢有所見輒贖以歸雖重費弗少惜因目錄之所定采諸集之所載日積月累各以類次彙成十有六冊西蜀張公以名進士推刑新安已二載于茲矣仕優而學哀然高出一時今年夏聞曾有是集亟欲一見披閱之餘以爲聖朝文運之所啟治教之所關首

捐俸倡刻之時又錦衣弟以所留在京諸得集還休甯乃得參互相證少免脫略公理刑餘暇手自校其魯魚亥豕之謬於目錄中未有文者朱注缺字于下以別之後之君子倘補其缺收其遺續其所未登便是集爲一代大備之典則我朝文治之盛豈不於斯益有考見也哉刻告成因忘其固陋謹識編刻始終本末歲月如此俟業少進傳諸有文者姓氏出處大略增置卷末未知其果能遂否也茲所刻工役頗鉅董其事而以貲助者歛義民詹以祺等雖出于一時子來之誠而張公以義感人之素亦可見矣其目錄缺文隨有所得輒刻附于後不復類入以亂其成卷先後之序云正德五年歲次庚午十二月中泮後學休甯程曾謹識後附尙義助刻姓

東記一

十

氏凡二十一人卷末有後序云作文難選文尤難惟子期然後識高山流水之音而淄澠之味亦非易牙不能辨自漢以來文章代有編選如昭明文選姚鉉文粹之類何止數家求無遺議者難矣我朝百餘年道化熙洽臺閣之宗工山林之詞匠彪炳鳳翥時不乏人第無以編選爲任者諸大家全集各行一方人亦罕得見之其時代差遠者又雲散鳥沒零落無餘矣故世之徧見洽聞者舉前輩文辭問之則嗒然不能一啟口間有強辨者則謂當世之文無足追古者是又不自咎其淺而欲盡誣一代之人也噫其流固至此哉此篁墩程學士有皇明文衡之選也學士在英宗時以奇童被薦入翰林讀中秘書落筆言語妙天下嘗自洪武以來旁蒐遐索垂

三十年得一百五十六家擇其文詞之精者分類錄之得九百七十二篇昔真西山輯正宗以明義理切世用爲主必體本乎古指近乎經者取之否則雖工不錄學士之意蓋本諸此觀其所選之文與其所自序者可具見矣學士沒諸集散失庠生程曾於敗篋中得學士手書目錄不忍遂泯學士初志徧訪海內蓄書之家亦幾十餘年始克成編適予承乏來推刑新安乃於政暇略加校正分爲九十八卷繕書入梓民之尙義者聞而樂助之餘則予以次規措總爲費計錢二十萬有奇六閱月梓人訖工予莊誦而歎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皇明之文蔚然燦然華實相副出入乎典謨浸淫乎雅頌足以起秦漢而上之其盛如此列聖

東記一

十一

之化顧不於此可仰見哉雖則一代之人文未必盡於此而染指可以知鼎味矣他日安知不有鉅儒續爲編選乎夫歐陽不好杜詩東坡不喜遷史文人不相知類如此者予亦安敢謂學士所選果無遺議乎間有目錄無文字者缺之以俟續訪別爲一卷樂助如簪以祺輩共廿一人附書於目錄之後以示勸亦以見是編之梓行非予一人所能成也正德五年歲次庚午季冬望日賜進士直隸徽州府推官西蜀張鵬謹識

六藝之一錄

錢塘倪山夫清著六藝之一錄凡分六集第一集金器款識二十四卷第二集石刻文字一百六卷第三集法帖論述三

十八卷第四集古今書體一百二卷第五集歷朝書論四十卷第六集歷朝書譜九十六卷合四百六卷又續編十二卷序之者梁文濂汪惟憲厲鶚汪師韓趙一清其自序云士生百世之後古人不得見見古人遺蹟如見古人焉古人遺蹟不可見見古人之論古人遺蹟者如見古人焉然則後世之于古人雖得之傳聞其慨慕咨嗟流連歎喟當百什倍于親薰而炙之者而可無深思篤好僅比于雲煙之掠眼已耶侏儒問徑天高于脩人脩人不知曰予雖不知猶近之于我故夫學有師承道有源委自尺寸至尋丈以至于不可窮極夫非同此居高行遠之術歟余最不工書每見古人書論書評輒用神往正如里之醜人觀好色而知愛無他其迹殊其神

東記一

十二

契也顧自恨去日苦多炳燭之明其明幾何然而心之所向筆不能已忘其陋劣撰成此書名曰六藝之一錄其類則釐而爲六其卷則四百十有奇積日以來耗疲楮墨草稿初創以示吾友桐叩沈君笑而贈之句云韓信性勝下乃能將漢師其謂我素不工書而偏好會粹古來之工書者以自成篇帙也諷誦斯言且慙且喜夫事有相反而相信獨深者飢者之說飽寒者之談煖雖終身不解而飽煖之情形得不謂之津津有味乎嗚呼吾即不得見古人古人有知或者其不鄙我乎或者論古人之遺跡而不啻親見古人于一室乎抑余嘗服宋儒曾子固其文學其賞識不下歐陽文忠公而所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錄五百卷者乃不獲與趙德夫並傳則書

之顯晦不可究詰况余之渺見寡聞安思與世儒角耶大蓋可嗟是錄也僅以當鼓缶之歌可耳不足出而質之大雅君子也乾隆五年歲次庚申二月望日隱塘崑崙白序時年七十又二山夫又著有周易蛾術七十四卷有自序又文儒吹錄注及刊削水經注倪氏鈴說諸書吳城云山夫以貢生任遂安司訓年八十餘終

四書總要

殘元本四書總要不著撰人名氏吾邑馬衍齋藏本也後有手跋云四書總要三卷宋婺源程先生所著專主黃氏輔氏之說繪圖發揮真朱子之功臣也海內藏書家已少是本余入苕溪僅得中卷兩卷他日當徧訪以成完書耳花山

東記一

馬寒中識于衍齋時辛巳三月此元刊本每半葉十三行廿四字又元許謙讀四書集註通源六卷元刊本每半葉十三行廿四字又元蕭鑑四書待問二十二卷元刊本每半葉十四行廿三字

詩經講集說

詩經講集說六卷元盧撰案經義考不著卷第署未見又引黃虞稷云盧觀字彥達熊之父也案盧熊即撰補元史藝文志亦不著卷第此影元鈔本卷末有至正辛巳校梓一行前有盧自序及吳簡跋再案經義考錄吳氏簡詩義署佚亦不詳卷第又引紹興府志稱吳簡字仲廣吳江人以薦入官歷紹興學錄大成吾鄉周范今大令春會見元刊本有毛直方序而不著撰人案

姜遐斷碑

青浦王述庵司寇金石萃編六十一卷載姜遐斷碑不及三百字存二石記云案金石錄補稱此碑祖父子姓之名尚備以天授二年十月十日葬於昭陵神蹟鄉之舊塋今此碑自祖墓以下文俱不存其葬處但有葬於昭陵之舊塋未見有神蹟鄉也又云此碑雖文多磨泐然葬於昭陵之舊塋文甚分明此七字中不能再容神蹟鄉三字其昭陵上空二格亦例所應爾非關闕泐是金石錄補之語猶未確也今案吳江陸貫夫續古刻叢鈔載此碑存六百餘字其昭陵下實有神蹟鄉三字然猶未敢據以為斷也後得是碑整拓三十三行之舊本每行存三十四字雖仍斷缺而可辨之

東記一

字尙有出於王陸二家之外者其神蹟鄉三字實尙明晰此余所目驗者故知金石之文非親見原碑整拓未可遽信也雍州金石記謂碑中東宮通事舍人可以補史之闕粹編引長安志證無神蹟鄉之名又載乙速孤神慶碑尾蹟鄉二字而不載碑首神蹟鄉董大鐫字一行今此二碑俱有神蹟鄉之名則更可以補地志之闕矣又案醴泉縣志崇正十一年修云姜遐碑存九百餘字今此拓可辨者亦九百餘字

上部侍郎郕國公晞撰文并書一行

上望與彼規矩之流杵間閒之智亦眾矣咸欲輸大攀景躡賢飛光則負鼎者絕續已存行口子之薄於德而厚於口東里間之美其貌而空其腹復何取焉其口王允之一

日千里行三後於魯□ 公之有焉公諱遐字柔遠代為

天水著姓惟先肇於炎農氏大□配于天行四口之方聲□

國命於晉年四徵君之禾首天祚休祉代不虛賢 曾祖

景周使持節驃騎行五王五□□克象山岳繼代二千石

賢期五百年祖暮 唐起義相國守員外賓曹參軍行六口

口一□□奉 口起□□部兵部郎中□為將作□□

殿中監左屯衛大將軍贈□行七聖旗鼓終□□壁 公殷

盛德雍熙之風稟靈岳逍遙之氣□五秀以會質□六行

以崇心行八口之孝大□之以位賢時謂言室顏回張家

曾子矣故伯父太子僕嘗指 公而謂人行九第宗黨□其

秀□邦國以為□□又奉 制授東宮通事舍人時 春

東記一

闢肇建妙選察實行十於 國口之通事舍人 公口瑰

偉明晤如神彥輔雲天披觀瑩目太初日月懷袖行十一矣

鸞鳳六象方□俯仰之容□韶九成□□鏗鏘之韻夷夏

以為殊觀朝廷莫不駭囑昔行十二授茲任以 公口無以

易故久於其職頃之遷左衛翊府郎將肅鈞陳以警衛奉

問闔行十三古難其□□□網以一俊採時秀以旌奇

雖則荏苒有年愛無以上膺成命尋又 制行十四來儀喻

鹿眼□解箭矣尋檢校光祿少卿明試以功滿歲為正四

口九列有美昔人七侍行十五左衛將軍此後七年不進轉

後來者多昇上位時論殊以為屈 公處之怡然未始以

細行十六擢考洛州及諸縣官屬 公神無滯識明有餘養

正之以絀陟飾之以文理自午及未考行十七地官侍郎餘

如故佐六禮以節人性明七教以興人德天工人代 公

實崇之至若踴競行十八固以無聲自是雲□在□豈直風

生□關時 恩勅賜絹百疋以彰寸用之効也又奉行十九

行故授斯任以 國慶累封□□俄丁內憂去職哀貶

柴毀莫能俯就尋奪禮起為左豹行二十典憲每 勅公與

執事參議焉或降 中使頻延厚錫 公雖祇奉 恩獎

而毀疾彌侵行二十有二遺命務令薄葬於舊塋□□冕

旒興悼斂日賜朝服一襲賙贈有加哀榮以備行二十一史

即以天授二年十月十日同合葬于 昭陵神跡鄉之

舊 塋禮也惟行二十二性以道潤身恥名□行詣

東記一

微索隱攀枝葉於□經原始要終求聖賢於黃卷性堅正

以靜行二十三訓子姪不交異類□□操行不入□及之門人

口通家豈之李膺之室自喪妻後不復再行二十四於窮蹙每

有口一則終始之加以博聞強識備殫諸藝尤善草隸

超冠一時雅好山水行二十五之良會雖口尚口京植誠口血

至於奉親也則罄無方之養故有女伎歌舞之娛加洞精

七行二十六通元有逾焉口口之口未口不操翰紀時文詠

羽京以絃口風口矣時中書令薛元八行二十七抱創口於泉壤

瘞明德於山邱長子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卿楚國公皎次

子兵部侍郎晦行二十八贈 公吏部尚書口氏口人為國

夫人承以 月靈以口岡極痛百身兮無口思萬古行二十九

以親奉風規□敘□求□術意將申而氣□言欲□而心
○遂爲銘○

○瓊字外月心幸逢波雲披遷一行建標行必可則言歸于謙括

囊取藝該三十一○美○憲必○帝宇北宸重寄西

在學武珪○赫奕謙光僞僕神○昧昧天道若三十一

續復古編

續復古編四卷元曹本撰書畫史云曹本善篆書案宋張有始爲復古

編二卷張氏藏書志載元吳均增修復古編二卷卷上分子

卷三卷下分子卷二錢竹汀宮詹大昕補元史藝文志載戚

崇僧後復古編一卷泰不華重類復古編十卷獨是書不見

於前人著錄研經室外集云從吳江潘耒家所藏過錄惟尚

東記一

十七

缺上正下譌一類無從補綴今此本所缺正同其爲秘籍可知余從西吳書舫見之亟錄其前後諸序補入藏書志小學類惜戚秦二書世間恐更尠傳本矣古者保氏之職其教國子以六藝六書其一也後世之設教異乎成周之時學者安于淺陋之習往往馳騫于空言而不究于實用其於六書之義一切棄而不講于是上下數千百年之間以此名世者不過數人而已古學之泯絕可知夫制作禮樂天子之事而射御已亡其法獨書與數窮而在下者皆可習之至于書有許氏戴氏數家之說然猶稱闕寂寥若此其久可勝歎哉宋之中世吳興隱士張謙中氏考證俗書之譌謬若干字甚有功于書學終宋世三百餘年工篆籀見稱絕藝者莫或過之

東記一

六

大名曹君子學篆書深穩圓勁素嘗得之婁子于當路有氣力者以爲書學將墜一旦國家須才非可冒焉以充其選若曹君宜置諸館閣以備任使然莫有聽者久之君繇都昌丞調官京師始相見問出其所爲續復古編將補張氏之未備者君子是書雖馳驅王事寢食爲廢莊周氏所謂用志不分迺凝于神有不信夫推君之志豈沒溺于流俗者耶素備官詞林嘗代撰三皇饗祀樂章君爲書之藏諸秘閣已而力求補外乃出佐信州幕府其行也序其書而歸之至正十二年三月丙辰臨川危素書桓兒時侍祖父之旁故治書侍御史東平李公交最厚相見必講篆籀之學本之說文而凡字書之可取者皆參究其說數稱張氏復古編之善聞之既熟竊取而觀之時猶未能盡曉獨怪其文之約疑有所未備而不敢問其後稍長日惟記誦詞章之爲務于斯學也廢不復習迄于今數十年昔之所疑莫能自釋爲恨涇陽曹子學好古工篆其筆法又明于六書之義他日出續編示余則因其舊文哀口彙次增多四千四百四十七字然後知張氏之編特舉其槩果有所遺而未錄將以待于來者續而補之使爲完書不特有功于張氏所以爲後學之助固多矣然非志專而力勤考核精審援據該洽如吾子學其孰能余雖衰情有愧于此而佩服先訓未之敢忘願學之心終不能已書識其端尚于曹子而卒業篆體變而爲隸楷去古日遠往往多穆于六書秦漢以來千有餘年學士大夫習染深痼徒事於斯

水之學而與隸楷之譌者莫或取正宋元豐中吳興張有謙中篤志斯文嗟徇俗之非是悉爲刊定粹成一編題以復古學者誦其功然其間闕略未備者十二三大元豐崇尙文學而得涇陽曹子學氏補其闕遺然後六書之義始正蓋子學氏之于篆功而習之二十餘年其厘如一日故謙中之書未嘗去左右間益考求凡有得者附著于編久之合若干字輯而傳諸學者名曰續復古編君子謂子學氏之于斯文其功當不在謙中之下爲其細俗而返之正是亦猶謙中之志爾夫謙中之志卒待于子學而成之信乎復古之難哉自古道之既微豪傑之士莫不有意于復古之度其勢有非一時一人之所能致于此槩可觀矣予因子學氏之所輯足以裨張氏

東記一

九

之未備遂論次之以告于世之學古君子子學名本方仕于時將有光顯云至正十一年歲在辛卯正月十又二日上元楊嗣序道出於天而字作於聖人字之所形卽道之所形也故河圖出而天一地十之數彰易卦畫而陽奇陰偶之象著字之本原其肇於此乎軒頤有作人文日孳六書之教愈精愈詳逮夫籀斯迭興工篆呈巧曲盡天地萬物之狀而無所遺變而至于隸楷日趨于易而益生生無窮矣此亦理勢之自然蓋有不容已者然而轉相變易雜以俗書漸失古意獨許叔重氏說文之作條理嚴密脈絡貫通古人字學賴是以傳其有功於世多矣自是而降好奇尙異承誤踵譌或偏旁點畫之殊或魯魚亥豕之外其錯亂有不可勝言者此吳

興張隱君謙中復古編之所繇作也聲分而韻類考古以證今據許氏之書而推本徐氏正俗之意其有功于字學亦豈少哉然上下卷止三千餘字惜其猶有所未盡也涇陽曹君子學氏博極羣書其于字畫古今之異尤所研究慨然有志續張氏之遺而補其缺求字之原正俗之謬從而筆之積四千餘字將俾後人識古今文字之變而不墮於譌謬之域苟非子學考索不懈其於六書八體安能盡古人之精意而得其大全其所著定當與許氏張氏之書並行于世豈小補哉至正十八年龍集戊戌九月既望京兆字文公諒敘于會稽白雲寓隱自人文既著風氣日開科斗鳥迹之茫昧凡幾變而至于籀斯斯時已弗古矣蓋遠古之初書始萌芽民俗

東記一

十

醇朴以之代結繩足矣降及三代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作而書法由是滋焉亦勢使然也今其遺文可見者不過鼎彝之間石鼓嶧山亦漫滅而僅存籀斯之文散落於人間者無幾然繼周者秦最爲近古意三代之文大率類此籀斯特其名世者耳宋吳興張謙中志于古道病俗書之亂古作復古編上下卷心思無窮而目力有限蓋詳而未備者也涇陽曹君子學惜謙中之編尚有缺遺政成之暇旁搜博采作復古編續所以備謙中之未備噫用心亦勤矣間嘗觀曹君之書而見其體製竹法遠追古作得心應手本乎天成曹君何以得此於古人哉間之濠梁董灝曰君天資穎悟絕人年十七八時輒喜作石鼓嶧山篆法籀斯而主說文徐李而下不數也

靜坐一室置圖書于左右仰而觀焉久之若有得也徐起而書之蓋已得其彷彿矣又久之則心領神會目無全牛筆意之妙亦不自知其然矣予因為之說曰字書形而下者也而形而上者之道存焉世人習書其用心非不勤且勞也而居求之于形似之間譬之木偶人焉其形兒則甚肖也至于精神風采則無有吾知曹君之書蓋有進乎道茲特其緒餘耳君既有志於復古必將愈讀古書行古道以古人自期是編一出當與字書並傳世有知君者安知君之不猶古人哉而君亦何愧于古之人哉至正十年冬十有二月望日四明蔣景武敘 宋大觀中吳興隱士張有作復古編以正俗書之譌僅三千餘字竊嘗病其太約疑有關遺欲集而補之未

東記一

早也大名曹君子學以工篆籀乃博探六經子史暨先代銘刻器物款識古文奇字擴而集之名曰續復古編張氏之書其類有六曰聯絲曰形聲相類曰聲相類曰形相類曰筆跡小異曰上正下譌曹君如其類而加二焉曰音同字異曰口口口凡千餘字積二十年始見克成書嗟夫古文湮滅久矣惟許慎說文十五篇僅存為世遵信然其中間有遺脫如劉免之類學者不知許氏偶失載遂以為無是字而不敢書至以它字代之者皆是也吾嘗考諸經而辨之曰詩有篤公劉又曰勝殷遏劉書曰無盡劉語曰幸而免又曰吾知免夫大知字者宜莫如孔子詩書孔子所刪定語又孔子嘉言也豈有六經字而非古者乎蓋許氏偶失載明矣學者守經自

信不當泥乎許氏之為是也世間予說而繆其久習反譬予以不知予徐而自解曰由許慎迄今千歲矣有一克新者倡為是說而欲決千載文是非概眾人之所信其抵牾而莫從也宜哉噫吾何汲汲以求乎今世將存其說以俟夫后世之君子也焉知不有同予說者焉今曹君為是書于六經所有許氏張氏書所遺悉考證而殫集焉觀其論辨鮮不符吾說庸是同予者固無待於後世而有也曹君與予未嘗相求而脗合如此則千載之後如曹君宜不一二而已也夫同予說至于再于三則眾人之所繆者將不待辨而自釋然矣斯吾所以有望于后世之君子者也予喜曹君不相求而合也於是書為續復古編敘至正二十二年龍集壬寅夏四月八日

東記一

三

江左外史鄱陽克新仲銘序 向見子學隸古能不肯說文今觀是書知其用功篆籀深矣子學平生負氣有志事功竟抑鬱下僚以死為是書蓋其餘力也紳與子學相親知其入而惜之獨幸是書之僅見於好事也嗚呼世之不得行其所學而僅以一藝聞者豈獨吾子學哉張紳 至順元統間本隨侍先君子寓豫章後至京師頗喜工篆籀往往為人書及自書日不下數幅祈寒盛暑未嘗辭憚亦未嘗自信自欺蓋古者字少而用多故有正文假借通用爾後方言名物傳見滋繁甚有無從下筆者一幅之間常數字或十數字多至數十字大抵疑異譌誤悉空之時于筆倦意懶之際取說文旁搜偏討此卽此字某當作某見諸注說者如此散在他部者